



〔美〕詹姆斯·C·克拉克 著 陆文岳 译

夕阳余晖

—— 美国总统卸任之后 ——



夕 阳 余 辉

——美国总统卸任之后

〔美〕 詹姆斯·C·克拉克 著

陆文岳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 1987 •

Faded Glory
Presidents Out of Power
By James C. Clark
Published in 1985 by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New York, USA
据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85年版译出

夕 阳 余 辉
——美国总统卸任之后
〔美〕詹姆斯·C·克拉克 著
陆文岳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圆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130千字
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
1——7000册 定价:1.70元
ISBN7—80014—135—7/G·0040

献 给

威廉·爱德华·克拉克和露易
丝·科文顿·克拉克
感谢他们的挚爱与耐心

译 者 的 话

自从一七八九年二月四日乔治·华盛顿当选为总统以来，美国已产生过四十位总统。罗纳德·里根尚在执政；亚伯拉罕·林肯等四位总统在任职期间遇刺身亡；富兰克林·罗斯福等四位总统病死任上；格罗弗·克利夫兰先后两次当上总统，是为第二十二届和第二十四届总统（参阅附录）。因此，在四十位总统中，真正退休回家的只有三十位。本书即依次叙述了这三十位总统如何离任，离任以后如何度过（或正在度）余生的故事。

本书史料翔实，笔触朴实。它告诉读者：美国之父乔治·华盛顿为何主动引退，解甲归田；《独立宣言》主笔托马斯·杰弗逊等一些总统，为何卸任以后债台高筑，境况凄惨；西奥多·罗斯福等三位前总统，如何借助第三党势力，企图重新入主白宫；许多前总统如何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声望，谋划生财之道；还有人们比较熟悉而又不大彻知的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位前总统的隐退生活……

本书作者詹姆斯·C·克拉克，一九四七年生于美国，做过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及几家报刊的政治记者，在报道美国政府事务和政治家活动方面颇有建树，因此获过乔治·波尔克奖、西格玛奖和杰拉尔德·洛卜奖等。除《夕阳余辉——美国总统卸任之后》外，克拉克还著有《美国历届总统传》

和《美国的政治与政府》。现在他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刊物的副主编。

陆文岳

一九八六年六月 北京

序 言

美国宪法起草人因为忙于创造总统职位，根本没有担忧过总统离职以后的遭际，结果，有些人在负债累累中死去，有些人利用原来的地位发财致富。

有些人重新谋求总统职位失败后，终于含着辛酸的眼泪永别尘世。只有两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约翰·昆西·亚当斯——离开白宫以后福祉较大，亚当斯供职于众议院，塔夫脱就位于最高法院。仅以一票之多免遭弹劾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离开白宫以后，对供职于参议院感到心满意足。

有四位总统曾试图重返白宫，但只有格罗弗·克利夫兰获得成功。马丁·范布伦、米勒德·费尔莫尔和西奥多·罗斯福都试图利用第三个政党力量来重回白宫，然均未遂愿。约翰·泰勒是在总统死后由副总统升任总统的，他下台后也想重当总统，但最终在南方联邦国会中谋得一席之地而罢手。

几乎每一个总统都指责过继位者，甚至连乔治·华盛顿也指责过约翰·亚当斯不大理政。有些前总统离开白宫后担任了顾问角色。格罗弗·克利夫兰领导一个委员会解决了一九

○二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塔夫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时劳工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赫伯特·胡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过饥荒救济主任，以后又领导过一个委员会研究政府的执行机构。

一九五八年以前，美国总统必须依靠自己的财富，结果常常带来灾难。托马斯·杰弗逊退休回到蒙蒂塞洛农场，但渐渐债台高筑，到去世时早已破产。人们曾不断提出建议，前总统应该享有某种形式的俸金，而国会也确实拨款帮助过一些总统的一贫如洗的遗孀。

在过去二十年里，前总统的地位几乎已成为一种非正式的官职，政府向他们提供了工作人员、特工人员保护、各种津贴和养老金，白宫助手们还向他们简要通报当前各种问题。

即使享有上述种种好处，前四届总统——吉米·卡特、杰拉尔德·福特、理查德·尼克松和林登·约翰逊——仍然不想下台，他们的卸任是痛苦的，他们的权力和威信丧失曾引起世人的瞩目。

本书叙述了三十位总统离开白宫以后的生活经历。

目 录

一	乔治·华盛顿	(1)
二	约翰·亚当斯	(9)
三	托马斯·杰弗逊	(17)
四	詹姆斯·麦迪逊	(24)
五	詹姆斯·门罗	(29)
六	约翰·昆西·亚当斯	(34)
七	安德鲁·杰克逊	(44)
八	马丁·范布伦	(50)
九	约翰·泰勒	(55)
十	詹姆斯·波尔克	(61)
十一	米勒德·菲尔莫尔	(64)
十二	富兰克林·皮尔斯	(72)
十三	詹姆斯·布坎南	(77)
十四	安德鲁·约翰逊	(82)
十五	尤利塞斯·格兰特	(87)
十六	拉瑟福德·海斯	(96)
十七	切斯特·艾伦·阿瑟	(101)
十八	格罗弗·克利夫兰	(104)
十九	本杰明·哈里逊	(108)
二十	西奥多·罗斯福	(114)
二十一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29)

二十二	伍德罗·威尔逊.....	(135)
二十三	卡尔文·柯立芝.....	(142)
二十四	赫伯特·胡佛.....	(147)
二十五	哈里·杜鲁门.....	(155)
二十六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162)
二十七	林登·约翰逊.....	(167)
二十八	理查德·尼克松.....	(173)
二十九	杰拉尔德·福特.....	(183)
三十	吉米·卡特.....	(188)
附 录	美国历届总统和副总统一览表.....	(191)

一 乔治·华盛顿

过去，世界上不曾有过象美国这样的民主政府。一国之主是不会自动弃权的：他或是去世或是被推翻，从未有人主动退位。美国宪法起草人并没有对总统的任期作过限制，许多人因而猜测乔治·华盛顿可能会干到老死。然而，华盛顿说，为了民主体制的生存，一个总统必须把政权移交给另一个总统。

他在做满一届任期后就想离职，甚至起草了告别演说，但是在朋友们的压力和恳求下，他又干了一个任期。他说：“我情愿进坟墓，也不愿留在总统职位上。”第二个任期结束后，他说什么也不干了，于是就建立了美国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将近一个半世纪。

虽然华盛顿可能希望他的副总统和北部联邦同盟盟友约翰·亚当斯成为总统，但从未对亚当斯的竞选表露过兴趣。他在写给养孙的一封信里，明确表示想早日退休：“在我的政治生活的帷幕即将落下的时候，我在最后几幕里的心情，你也许能猜到，是十分焦急的。”

在给昔日战友亨利·诺克斯将军的信中，他写道：“现在我把自己比为一个浑身困乏的旅行者，他看到了一块栖息地，想坐下来靠一靠。不过我也想到，现在天下已经太平，我这样做，对某些人来说是十分过分了一点……尽管退休前景

对于我的灵魂来说，是极为可喜的，而我也无意再在这个伟大的世界中混事，或参与它的政治事务，但是对于离别（或许从此再无聚首机会）我所热爱的一些亲密朋友，我是不无遗憾的。”

亚当斯在选举中获胜。一七九七年三月四日，美国总统进行了和平交班。但即使在亚当斯最煊赫的时候，华盛顿仍然占据着中心舞台。亚当斯穿着一套珠灰色服装，佩着腰刀，戴着帽章，前来参加就职典礼。华盛顿穿了一件朴素的玄色外衣，在场的人都为华盛顿流了眼泪。亚当斯抱怨说，华盛顿似乎“对赢了我感到很高兴。我想我是听到他这么说的，‘嘿，我是公平地离去，你是公平地进来，让我们看看到底谁最快活！’”

华盛顿曾为八年总统任期付出过高昂的代价，因为国会虽然拨过一些钱来装饰他的费城住所，他自己仍然不得不出钱添置许多家具。为了维持他所认为的一个总统应该享有的标准，他不得不卖掉西部的数千英亩土地。

由于华盛顿为总统府买了许多属于他自己的家具，所以他卸任后决定把这些家具作价卖给亚当斯。他逐项标价，例如：那盏有八个灯头的枝形吊灯标价三百元^①，上面的吊链再加十元……亚当斯考虑之后，回绝了这笔交易。

华盛顿积聚了大量财物，因此要迁到芒特弗农定居颇不容易。一张发票表明，他曾运送了九十七只箱子，十四只大衣箱，四十三只木桶，一吨铁，四捆长钉，一张梳妆台，一个马口铁淋浴装置和数以百计的杂物。他埋怨这次搬家要搬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有人要我记着那只鸚鵡，一会儿有

①本书所说的多少多少元，均指美元。——译者

人叫我不要把狗忘了。从我自己来说，即使那两样东西都忘了，我也不会在乎的。”

他对自己发誓说，一回到芒特弗农，他决不再到二十英里以外的地方期待着“要得到真正的享受，摆脱四十多年来所从事的事业。”他回归芒特弗农时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

他发现芒特弗农已经破败不堪，修缮费用着实不少。他雇了几十名工人来翻修住宅。他说：“我已处于木匠、漆匠、泥水匠等人的包围之中……我几乎找不到一间屋子来接待朋友，或让自己静坐一会，到处都是锄头发出的噪音，到处都是刺鼻的油漆味道。”没过几天，他开始抱怨工作速度慢、质量差。“我相信，在大多数国家，工人是不可避免的祸患。在这里，为了获得他们的劳动力，并使他们尽到责任，不仅需要用钱，而且还需要恳求，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挫败你的所有计划。”

华盛顿回到芒特弗农后，立即过起了有规律的生活：拂晓起床，吃过早饭后，“我就骑着马到农场各处巡视，一直巡视到换穿晚礼服去进餐。在就餐期间，我几乎总能看见几张陌生的面孔，他们说他们是出于对我的敬仰而来的……如果给了你一天的历史，这一天的历史就可以用上一年。”

为了尽量不卷入政治，他停止阅读日报。“就我自己来说，既然避开了政治大道，转入隐逸生活的羊肠小道，就应把政治留给那些负责政治事务的人，并象每一个好公民应该做到的那样，遵守当政者所作出的一切决定。”

当时他已经六十五岁，除了经常感冒外，身体还很健康。他辛勤劳作，监管着一个巨大的种植园和数百个奴隶。无论用哪个标准来衡量，他都是全国最有名的公民。许多人慕名而到芒特弗农参观，其中有些人与华盛顿根本不相识，他们

都来看望他。他虽然常常抱怨来客太多，但显然喜欢这样的关注和它所提供的与外界联系的机会。他曾经称他的家是“一个管理得很好的酒店”。

象许多大种植园的拥有者一样，华盛顿在现金周转方面也遇到严重问题。过去当总统时，他的薪水加上农场收入可以应付各种开支了，现在没有了薪水，就感到手头紧了。每年他不得不卖掉一些西部土地。他在一七九九年九月写道：

“在过去四五年里，我陆陆续续卖掉了一些土地，总共得款五万元。”华盛顿说，否则他“就会负债和陷入困境。”

尽管经常缺钱用，华盛顿仍然是一个财主。在将近半个世纪里，他从未停止过收买土地，而土地的价值已经大大升高了。他在遗嘱中写明的财产价值有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三十七元，其中包括二万五千二百一十二元的股票和三万四千英亩土地。“我的地产如果赊卖，也许能卖个过得去的价钱，但这些地产一直是毫无收益的，可能将来也是这样。”

当时土地买卖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就象百年以后玩弄股票市场成为全国性的消遣一样。华盛顿看到，把土地卖给投机商可以大捞一把，而投机商反过来会把大块土地分开来卖给移民。他开始推销土地，向一切愿意倾听的人吹嘘他的土地是如何如何的好。但问题是，几乎没有一个投机商有现金当场买下土地，他们需要筹资。许许多多的投机商实际上都无力满足付款的要求：他们希望买下土地，然后迅速脱手，以赚取利润。

华盛顿说，人们提出要买他的土地，其数量超过了 he 实际拥有的份额，买者怀着投机心理，含含糊糊地乱开价，没有资产签订合同。他们无意订合同，很可能根本不想订合同。

华盛顿虽有疑虑，仍遇到过这样一个投机商。他把宾夕法尼亚州的数千英亩土地卖给信誉不怎么样的詹姆斯·韦尔奇，韦尔奇甚至无力付清第一笔款子，于是华盛顿写信给他：

“我极其需要用钱，你曾庄严保证一月份付我第一笔款子……不管你在别人身上取得了多少成功，你休想跟我要同样的手段而不受惩罚……韦尔奇先生，我最近已听到关于你的为人的许多说法，如果我不把这一点告诉你，那就是不坦率。我可以料到，你会无休无止地提出种种借口来为自己不履行协议辩解，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对实现你的目的是毫无用处的。”

韦尔奇仍然没有付钱，华盛顿于是收回土地，再也不卖了。

对于别的债务人，华盛顿则以向法院提出起诉相威胁，或去信讨债。他常对债务人说，他迫切需要钱，他向债务人叙说如果在短时期内得不到款子，他将濒于破产。一七九九年，华盛顿不得不告贷，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举债。他从亚历山大银行获得了一千五百元的贷款。他顾不上考虑“向银行紧急告贷得支付高得要命的利息。”

一个即将卸任的总统不仅向继任者移交了总统职位，而且也遗留了自己当政时的问题。没有一位新总统能够完全一切重新开始。伴随总统职责而来的是前任总统留下的苦恼。在华盛顿执政期间，美国与法国的关系已变得紧张起来。在华盛顿任期内，英法已经开战，而华盛顿当时站在英国人一边。

在亚当斯执政期间，情况愈趋恶化，眼看就要与法国打起来了。亚当斯通过国会的批准，成立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和一支五万多人的临时军队。全国上下对这场战争的前景产

生了深刻的分歧，亚当斯认识到必须动员人民支持这场战争。他写信给华盛顿，请求他再次为国家服务。“我有时候必须求得你的指导。我们必须使用你的名字，如果你允许我们使用的话。”亚当斯希望华盛顿重新穿上戎装，领导美国军队。

华盛顿答复说：“如果我国确实遭到一支强大军队的人侵，我当然不会以年龄和退休为借口躲避不出。”亚当斯提名华盛顿为中将和一切军事力量的总司令，国会迅速而一致地批准了这项提名。

华盛顿虽然说愿意帮忙，但没想到亚当斯会如此迅速地任命他为总司令。他是从报纸上获悉这项任命的。亚当斯写信给他，对没有通知他便任命表示歉意。“假如我有权提名你为美国总统，我就会更毫不犹豫地、更愉快地去做。”他说他向华盛顿表示“无限的歉意”。

华盛顿接受了任命，他说：“我将停止安宁的散步，而我正是为此而退休的；我曾天真地希望在平静的散步中于此劫后余生。”总司令的月薪是二百五十元。

华盛顿虽然接受了这个职务，但对亚当斯政府采取的方针以及亚当斯的能力，仍然持慎重的保留态度。他早先曾说过，亚当斯在其马萨诸塞州的家里花费了过多的时间，正在失去民心。他在一七九八年写道：“在过去一个时期，我是以焦虑的眼光看待美国政治事务的，这些事务在匆忙作出的决策的影响下，似乎正在走向某种令人可畏的危机……”

一七九八年十一月五日，华盛顿在一名助手和四名仆人的陪伴下，动身赴费城。他在费城花了五周时间来为他的新军做各种准备工作。他对于重返费城的社交生活显然十分高兴，买了一套高档的制服，与老朋友们一起多次聚餐。有一

个朋友的处境变得非常糟糕，他就是罗伯特·莫里斯。此人曾资助过美国革命战争（即独立战争），后来在做土地生意时弄得倾家荡产，结果进了债务人监狱。但华盛顿并没有忘记莫里斯及其无法估价的帮助，有一天晚上他到监狱与他一起吃了顿饭。

正当华盛顿筹建新军时，战争的威胁渐渐减退了。法国人表示愿意和解，华盛顿则敦促亚当斯运用一切手段以避免战争。到一七九九年情况已经很清楚，亚当斯深深地陷入了政治困境，北部联邦同盟盟员们担心他在一八〇〇年的大选中会败给他们的主要政敌托马斯·杰弗逊。

一七九九年七月，康涅狄格州州长约翰·特朗布尔写信给华盛顿，建议他考虑再次竞选总统。华盛顿回信说不考虑。他又回到芒特弗农，专心务农，并制订了一个轮种庄稼的复杂计划。芒特弗农的土壤早已变得贫瘠，难以种庄稼。华盛顿详细规定了每英亩土地从一八〇〇年到一八〇三年这段时期内的使用方法，这最后一份文件写了三四万字。他是一七九九年写完这个文件的，但没有活着看到它的实施。

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华盛顿顶着暴风雪骑马外出，回到家时，秘书托拜厄斯·利尔说：“我对他说他可能淋湿了。他说没有，他的大衣使他免于被淋湿，然而他的颈部似乎是湿了，而且头发上还挂着雪花……他没有换衣服就吃饭了，当晚，他看来还是跟平时一样好。”

第二天，华盛顿说喉咙发痛，但不肯吃药。他说：“你知道我从来不拿感冒当一回事，随它去吧。”

十二月十四日清晨，他叫醒老伴说，他觉得呼吸有困难。上午，人们叫来了一个为奴隶看病的监工，华盛顿要求这个监工为他放血。于是监工在华盛顿的胳膊上划了一刀，让血